

散文

从蒙古黑到长胜绿

■刘晓娟

“蒙古黑”是一种玄武岩的别称，因岩体漆黑得名。最早产于内蒙古赤峰、辽宁建平，后来内蒙古集宁等地的玄武岩也陆续开采，都叫“蒙古黑”。“蒙古黑”具有细腻的质感，为石材之佳品，价值不菲，多出口欧美等国。

有一个“杀鸡取卵”的成语故事，出自希腊《伊索寓言·生金蛋的鸡》：从前有一对生活贫困的夫妻，某一天开始，家里的母鸡居然神奇地下了金蛋！这对夫妻把金蛋换成钱，买了田地，又盖起了漂亮的大房子，还请了仆人，日子过得舒服极了。但是他们很贪心，认为母鸡既然每天下一个金蛋，那肚子里一定有很多金蛋，说不定还藏有一个大金库。夫妻俩一合计，就把母鸡杀了。但结果让他们大失所望，母鸡肚子里什么都没有。夫妻俩很快就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又返回了贫困的生活，住回了原来的破屋子。

看到这里，你一定知道我要讲什么了——芝瑞镇长胜村，是个有“蒙古黑”“山荒料资源储备的行政村，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该村便陆续开起了大西沟、小城、拐脖沟等六七家玄武矿山及四五家玄武岩石材加工厂。在我看来，长胜村境内那一座座玄武岩储量丰富的大山，便是一只只“会生金蛋的鸡”，而无序过度开采，就是杀鸡取卵。干旱、沙尘暴、荒漠化……在大自然不断发出的警示面前，人与生态共生共容的环保意识开始觉醒，开始意识到了“杀鸡取卵”的危害。

自2014年开始，矿山陆续关停。从开到关，牵一发而动全身，长胜村集体经济收入，由高峰期的每年十几万元，一步一步降成了现在的零；村民们在这期间，也仿佛坐上了过山车，起是大起，落是大落。

最初，对于村里那些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矿山，贾大姐是很有些排斥的。她的家庭生活原本井然有序：一双儿女上学，公公和丈夫在外打工，家里剩下婆媳二人，侍弄侍弄地，再养上几头牛几只羊，小日子算不上多富庶，却绝对是中等偏上水平。然而这原本美好的一切，全让开在家门口的矿山给破坏了——门前好端端的公路，拉石头车来回跑上几趟，就变得大坑连着大包，不出一个月，沥青路就被碾成了砂石路，运石车来回回扬尘起的沙尘和汽车尾气，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林地、草牧场要么遭破坏，要么变得灰头土脸，再难见到本来面目。贾大姐爱干净，以前洗过的衣服晒在小院里，过去过去，都是棉脂经过紫外线照射烘烤后，特有的那

种温暖又干净的味道；而现在，衣服哪还敢晒在外面，就是收在衣柜里，都会挂上一层细细的粉尘。最无法忍受的，是响个不停的汽车喇叭声和采石机器的轰鸣声。

贾大姐很烦。烦着烦着，她烦出了主意，电话叫回了远在深圳打工的父子俩。不到十天，贾大姐家里多了一台运输车，贷款买的，司机当然是她的丈夫；公爹继续打工，不过打工地点已由千里之遥的异乡换成了家门口的石材厂；她和婆婆也没闲着，俩人开起了小吃店，铺面是自家住房改建的，说是改建，其实并没有多少投资，只把临公路的那面墙推倒，基本就成了。

贾大姐家的日子，开始芝麻开花节节高：车贷还清了，家里装上了电话，买了摩托车、翻盖了旧房、临街起了新房，接了第二辆运输车、上了养老保险、全家人都换上了智能手机、买了价格不菲的家用汽车、全款在市区买了一处一百三十多平米的新楼房……

就在贾大姐一家干劲满满，打算再上新台阶时，矿山却关停了。贾大姐家的运输车熄了火；公爹不再有班可上；经营了十几年的小吃店，也不得不卸下了红色店招……

当然我得声明一下，这里的贾大姐及贾大姐家人，都是虚构出来的，为了叙述方便，我将先锋村乃至芝瑞镇里，那些被经济转型所波及到的人和事，整合到了一起。

痛惜吗？痛惜。支持吗？支持。这就是我们的基层政府和我们的百姓！在大形势下，为发展地方经济需要有人做出牺牲性，为恢复生态环境、构筑可持续发展平台需要有人做出牺牲性，他们总是首当其冲。他们不一定能够讲得出“杀鸡取卵”这些故事背后所蕴含的大道理，他们也未必懂得长远与暂时的辩证关系，但是他们知道，每一个决定背后都有非常合理的现实逻辑。他们是通达隐忍明事理的一个群体，在既得利益明显受损的情况下，不争、不闹、不钻政策空子，心里装着的是，一份关乎全局、关乎子孙后代、关乎绿水青山的大蓝图。

其实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内心是充满了迷茫与忧虑的，从工业经济调整到生态经济，从索取式获益调整到共生式获益，究竟该如何操作，如何保障大部分人的利益，这是一个值得全社会深思的问题。记得作家七董年写过这样一段话：“仅仅追求自然保护，或仅仅追求发展，都是相对容易的；唯有同时兼顾两者，追求

平衡，才是最大的难点——那意味着，不是正义对抗邪恶，而是正义对正义。”

曾经看见过一个黄山矿山修复工程案例，案例中将生态修复与文化背景相融合，整个设计遵循施法自然、因地制宜的原则，走山体修复、水体修复以及文化融合之路。工程竣工后，呈现的是依山傍水的自然之美、音乐节奏的韵律之美以及自然和人文融合的和諧之美。我认为这个案例很具有借鉴意义。

再回到长胜村。正义对正义，已经迈出了矿山关停的第一步。接下来，尾矿“处理、矿坑回填、边坡稳固、土壤基层改良……昔日惨遭开肠破肚的矿山，即将变成另外一个忙碌的现场。我相信在拉回填土的车辆里，一定有贾大姐家的运输车；在种草栽树的人群中，一定有贾大姐公爹的身影。耐寒、耐旱、易成活、经济价值高，这些特点，让松树成了矿山复绿时的首选树种。我不相信宿命，但相信天意和隐喻——在未来，一定会有绿油油的松针，从“蒙古黑”到“长胜绿”，一针一针地缝补出一件生态外衣，一针一针地缝制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来长胜村的时候是下午的点半左右，雨下得很大，路上积了许多大小不一的水洼。走的时候已接近五点，雨并没有要停的意思。

“关门雨，下一宿。”我想起了这句民谣。民谣有失准的时候，但我相信今晚，没了工业侵扰，谚语会如同一个信守承诺的乡人一样，一直下进长胜人湿漉漉的梦里，一直下到长胜人从梦中醒过来。

此刻，在村委会所在位置，雨声滴答中，目力所及，草是绿的，树是绿的，树上的榆钱儿是绿的，绕村而过的苇蓬沟河是绿的，河滩柳是绿的，马鬃山的低处是绿的……而山坡上灼灼盛开的半坡粉艳艳的杜鹃花，连同山峰一起，半隐于云雾中，仿佛仙境。

长胜村简介：长胜村位于芝瑞镇东南部，距镇政府45公里。辖21个村民组，户籍人口1423户3337人，常住人口433户906人。全村总面积45万亩，其中耕地2.6万亩、草牧场23万亩、林地19.4万亩。农业以小麦、燕麦、玉米、甜菜、中草药、优质牧草种植为主，牧业以发展肉牛、肉羊舍圈饲养为主。2021年人均纯收入15000元。



离开毕力格图家时天已经完全放晴，嫩绿的草尖刚刚接受了雪水的洗礼，显得更加明艳动人。在一片平坦的草场，我们停车拍照。毛茸茸的小草无边无际地铺陈开来，远处还有几小片积雪没有融化，像极了点缀在翠绿地毯上的白色织锦，甚是好看。跳跃，摆造型，闹着闹着斯琴高娃一不小心摔了一跤，急忙拉起她，关切地问她有木有摔疼，她开朗地一笑：“草原是摔不坏人的，你看那些博克手。”

再次上路，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摔跤上。摔跤，蒙古语称为“博克”，是蒙古族的传统体育，也是一种娱乐活动。早在十三世纪时就已经盛行于北方草原了。我是看过蒙古摔跤的，记得那年来克旗旅游，一片草原上正在举办那达慕。我被摔跤比赛吸引了过去，只见两个身材健硕的摔跤手身穿铜钉牛皮靴，头缠红、黄、蓝三色头巾，脚踏蒙古花皮靴，腰扎宽皮带，下身穿着肥大的裤子，脖子上挂着五彩飘带正在互相搏斗。这与美的角逐，充斥着荷尔蒙的运动引来了观众的阵阵欢呼与喝彩。

“那日斯嘎查有好多摔跤手的，现在国家级选手就有两名。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还有一位博克手去过日本代表国家参加比赛呢！在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上，那日斯嘎查做的非常好。”我在心里为阿斯如点赞，这位苏木党委的宣传委员是个苏木通。

“快看，那不是一只野鹿？”我无意中瞥了一眼车窗外，却发现了一只带着斑点的动物一闪一闪地灌木丛。它跑得太快了，我都没来的及留下影像。

“不是鹿吧，应该是狍子。”斯琴高娃说。论对野生动物的认知，我自然是比不上当地人，但后来我查了查狍子的图片，我坚信那天看到的是野鹿。因为我看到的那只浑身长满了斑点，而没有狍子的白屁股，尽管它们同属鹿类。可能我是颜值控吧，总觉得鹿比狍子长的体面。

其实，在这里看到什么野生动物都不奇怪。如今，生态好了，消失的野生动物又都回来了。听说，那日斯地区常见的就有狼、沙狐、獾子、山兔等野生动物50多种呢！

“快看，快看。”又有几只野兔从我们车旁跑过去了……

那日斯嘎查简介：那日斯嘎查位于达日罕乌拉苏木西部，距苏木政府所在地38公里，地处浑善达克沙漠腹地，地貌类型复杂多样，总面积为451979亩，其中草牧场面积45万亩。嘎查辖19个独贵龙，其中4个独贵龙已通水泥路，嘎查90%以上的户已通无线网络。户籍人口425户929人，常住人口245户624人。2021年末，牧民人均纯收入1.3万元，嘎查集体经济收入累计11万元。

记得少年读书时，当地曾流传着除灾人口的民谣：“黑石滩，广无边，五趟坤兑一趟川，有森林，有草原，北养牧，南耕田，农林牧副齐发展，富饶莫过苇塘川”。今天的苇塘河村委会所在地即在苇塘川的中段，属克什克腾旗的最南端，与翁旗的毛山东、广德公、亿合公接壤。素有“狗吠惊两县，鸡鸣四乡闻”之说。

相传苇塘川明末清初，环境非常优美：早观蓝天红日，晚赏明月星空。春来轻风徐徐，秋至白云悠悠，川北岸大肚子山与南岸大座子山拱手相望，方圆百里，似天然屏障，挡风御寒，护佑着四方百姓，山上绿树成荫，榛子、橡树、山杏树硕果垂枝，共生共荣，鲜花簇簇，林茂草丰，林中百鸟鸣唱，雏飞奔跑；门前苇塘河碧水潺潺，锦鱼争游，芦花飘荡，鸿雁追逐，到处鸟语花香，一派远古生态。

川两岸居住着李、王、赵、付、吴、史、杨、肖、范、毛、魏、刘等三十多个姓氏家族，蒙回汉三个民族同吃一川粮，共饮一河水，年复一年和睦相处，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掘井而饮，耕田而食”的农耕生活。钟灵毓秀的苇塘川成为百姓生活的福地，崛起的摇篮。

名川蕴沃土，沃土育英才。苇塘川这片古老神奇的土地，自古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民风敦厚淳朴。村所在地下山曾有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墓葬群，在植树造林挖坑时，曾挖出过石臼、石斧、石锄，在石头上至今还完好的保留着象形文字。据族谱记载：清乾隆年间，曾有毛天禄正在正蓝旗保国戍边，职级为六品武官；清道光年间，毛天禄之孙毛思忠曾任直隶都城（北京）守备，五品武官。

在战火纷飞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年代，苇塘河村的英雄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冒着枪林弹雨挺身而出，勇往直前。打辽沈耿志海以身殉国、围津门毛凤祥捐躯、攻淮海王瑞、刘海和舍生忘死、广西剿匪毛军海屡立战功、抗美援朝毛凤庭、刘善武激战三八线……

建国初期，村中姜洪荣心地慈善、胸怀博大，收养了五家孤儿，她的事迹影响了百里乡民俗，在毛氏家族谱中对老人这样评价：“身材瘦小胸怀博大五名孤儿抱门下，病体孱弱心地慈善三代鏖事收一家。”

他们，他们只是英雄一族的代表，更多可歌可泣的无名英雄铭记在苇塘河人民心中。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燃烧的岁月里，勤劳睿智的苇塘河村人民拼搏奋

斗，在祖国的各行各业公而忘私。

人民教师，殚精竭虑，为国育才；种田能手，耕耘奉献，服务三农；金融高管，循规守律，为国理财；白衣天使，德医双馨，救死扶伤；科技精英，科技强国，赶超世界；军人武警，戍边靖国，保卫祖国安全；

……

自古英雄出少年。苇塘河儿女英雄辈出，今天的诸多后生胸怀祖国，在求学路上刻苦上进就读于高等学府，其中有在中国人民大学就读的、有在香港科技大学就读的、有在中国政法大学就读的……未来的他（她）们，将诗书泽国，报效祖国与民族。

当年苇塘川最靓丽的风景，莫过于日夜流淌的苇塘河，她像一条无暇的翡翠镶嵌在苇塘川大地上，最让人们欣喜的是河中从头至尾都有鱼，成为两岸人民享用的美味佳肴。天南地北的知情人都夸苇塘川是“鱼米之乡”。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长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人口的增多，人们对荒野的极度开垦，加之地球温室效应气温增高，连年干旱，水位下降，农业歉收，人们为求生存成群结队到山里刨药。缺柴烧就上山拔骆驼蒿割柴，砍伐山杏树，地面的木柴砍光了，就用镐头、铁锹刨地下的灌木根……造成水土流失，沟壑纵横，山谷嶙峋，满目疮痍；河塘芦苇绝迹，河中的鱼儿虾女随着最后一股清流义无反顾地奔向远方的远方……

草木殆尽，鸟兽出走……严酷的生存现实唤醒了人们的生态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各项富民政策不断推出，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农村实行封山育林，禁止放牧，搭借三北防护林的快车道连年植树。多项治理卓有成效，近年来可谓风调雨顺，加之村民干劲十足，推广新技术，实施机械化，农业五谷飘香，连年丰收。玉米亩产超800公斤，土豆亩产过万斤，国家给予农民种田各种补贴，引导作物连片种植，逐步走向合作化，农民摆脱贫困，共同步入小康社会。

“两山”理念的提出，国家对生态建设更为重视，实施多轮退耕还林还草措施，苇塘河村后漫甸1000多亩山地全部退耕，栽上了落叶松，如今这片松林高有十几米，苍翠茂盛，挡风遮雨，成为苇塘河村的天然氧吧。

大山腹地生长着许多中草药，有护肝海胆的柴胡，有暖胃明目的百合，有补虚出汗的黄芪，有健脾明目的苍术，

散文

风景这边独好

■史淑玲

宇宙山镇很黑村前邻著名的疗养圣地热水温泉，背靠黄岗梁国家森林公园。不同地区的蒙古族方言把群山环绕的一片低洼平地描述为“很黑”“青扣儿”“青青儿”，均为音译为汉语的同义词。“很黑”一词的汉语表意激发了许多人的好奇心。“内蒙有个很黑村”，本世纪初被网媒传遍全国，使之成为红极一时的“网红村”。但如今的很黑村不但不名头响亮。内容也丰富。

采风黄岗脚下，正直杜鹃花开。去年隆冬的第一次采访结束后，我便搁浅在茫茫雪色里。远山近水，房屋瓦砾，沉浸在冰雪的怀抱……幻化的万千风景不敢轻易用笔墨去渲染，怕玷污了这份宁静与圣洁。

于是和村党支部副书记孙国强相约待冰雪融化，春暖花开时再来。前几日孙国强打来电话，说村与一家搞直播带货的公司签订了“很黑黑猪”产销协议，欣慰之余，按耐不住雀跃之心，便有了此次很黑村之行。

五月，草长莺飞的时节。车子匀速行驶在贯穿很黑村的热阿线上，蓝天白云下，“大学生创业园”的牌匾映入眼帘。青砖青瓦在开放的栅栏里显现，质朴、本真中飘散着谷香。几百亩的种植园，采摘园早已是走过路过的人们耳熟能详的休闲栖息地。几位大学生毕业后返乡创业的故事更是如那秋天沁满香甜的哈密瓜，于人们的口中辗转回味。于是很黑村第一景便是这里了。

我的眼中，第二景便是耕耘山林下，悠然现杜鹃了。宇宙山镇致力于“一村一品”建设，什么是“一村一品”呢？我的理解就是镇里按照各村实际情况而制定的发展方案，因地制宜是致富法宝。因此这里的杂粮杂豆、种植及良种化养殖都已初具规模。播种与杜鹃花开似乎是青山与大地的不老誓言。播种时节，偶有歇息，抬头入眼便是醉人的景色。白桦树成的白与叶子的嫩绿间，被杜鹃花星星点点点缀着，白的清冽，红的灼眼，诗意般的田园生活，就这样完美地展现在眼前，无需任何笔墨渲染，一幅美丽的画卷天然而成。恍惚置身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耕种，……怡然自乐。”不慕于富贵，不流于世俗，置身山野间，如杜鹃花般独享一份淡定与从容。

耕种闲暇之余，山间的各种野菜便是极好的美味了。同时，这些野菜也成了大自然回馈给人们生活的一份经济来源。由于到达地已近中午，在孙国强的盛情之下，我们一同围坐在餐桌前，看起来比我年长的刘师傅早已把四菜一汤摆在了餐桌上。孙书记笑着对我说：“来来，咱们边吃边聊。”“看到没，这些菜都是咱们农家产的。你就放心吃吧。”小鸡炖蘑菇、排骨炖豆角丝、山韭花炒鸡蛋，牛肉炖土豆的山上采的，豆角和土豆是自家菜园儿种的。孙国强谈兴正浓，这可是我们村的特色产业，现在我们正鼓励和扶持村民们养殖鸡、鸭、鹅、兔等。这些农产品明年会吃着“网红村”而走向网络直播平台。

一顿饭吃出了乡土的味道，鲜香且质朴。吃出了远离喧嚣、回归自然的惬意。

农产品销售长廊是由村里牵头，镇政府扶持建立起来的。长廊里自制的奶食品，自种的甜玉米、胡萝卜等，山上的蕨菜、山白菜、山芹菜、山蘑菇，被村民们采摘回来摆在长廊里。于是，寂静的村庄由此热闹开来。吆喝声，砍价声，嬉笑声，可谓声声入耳，于山谷间婉转回荡。

山有山好地方。由于坐落于国家森林公园脚下，往来的人多了起来。旅游业在地方党委政府的扶持下，慢慢发展起来。几家农家院相应诞生，精心打造的一道道纯天然，具有浓浓土乡特色的农家菜无不令人回味。流连忘返于青山绿水间，赏春花，观秋月的时候，尽情品尝载满纯朴气息的农家盛宴，这何尝不是一道风景呢？

如水的时光里，飞逝的是年轮。四季的更迭中，无数次地驱车穿行于热阿线上。春来，黄岗梁上，白桦林间，赏杜鹃傲雪。夏日，静坐林海，看云卷云舒，秋去，携一抹暖阳，寻一树红叶，冬至，踏一路积雪，迎漫天雪花儿。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坐落于黄岗脚下，被青山环抱，绿水围绕的几百户人家悄悄发生着变化。风生水起处，有良田可耕，有牛羊可养，有野菜可采，有瓜果可摘，有风景可赏，几代人的奋斗和坚守，几度的春风化雨，已是“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很黑村简介：很黑村总面积13.5万亩，其中耕地面积1.2万亩，林地面积4万亩，草牧场面积8.77万亩，辖10个村民组，户籍人口946户2016人，常住人口245户555人。2021年人均纯收入1.78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13万元。

散文

归来吧，苇塘河

■毛胜利

有专治妇女病的益母草，还有防风、泽泻、百部草、红芍白芍等。山杏树遍布山野，村民每年仅山杏核一项收入高达几十万元，人均一二百元。

村居的后山上，每到清晨，总能听到各种鸟叫，看到多种鸟飞。鸟雀落在电线上，像错落有致的音符。有褐色肚皮白色眉毛的知更鸟，头戴桂冠身披花纱的杜鹃，外形像鸽子的灰色斑鸠、有过去少见的白脖老鹳，小燕子、小麻雀、花喜鹊和人们感情亲近，生活在村舍周围。山鸡、嘎嘎鸡生性机警，从不进村。有一种不知名的鸟叫声洪亮，从早到晚不时地奏乐，发出咚咚咚——吡吡，咚咚咚——吡吡的鸣叫，山中最漂亮的野鸡（学名雉鸡），从早到晚都能听到它们求偶觅伴的啼叫，有的还在住宅旁筑巢孵化幼雏。鹌鹑、百灵鸟也时有光顾……

山林中狼、狐狸、豹子、山兔、黄鼬狼、蛇等野生动物，也到访此地或落户生活。给苇塘河人民增添了无限的乐趣和生机。

青山思碧水，儿女盼“母”归。如今的苇塘河村，山青了，村富了，人民渴望母亲河水归来。

苇塘河村简介：苇塘河村位于新开地乡东南部，东与翁牛特旗毛山东乡毗邻，南与翁牛特旗广德公、亿合公接壤，西与本乡石砬村相交，北与土城子镇毗连。总面积5.1万亩，其中耕地0.79万亩（水浇地0.27万亩）；草牧场3.05万亩，林地1.189万亩。全村辖6个村民组，户籍人口414户997人，常住人口128户282人。2021年人均纯收入850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12万元。

散文

沙地花园那日斯

■素心

如果你在初夏的雨雪中走进那日斯，才知道自己已经置身于梦幻之地。那日斯嘎查位于达日罕乌拉苏木西部，距苏木政府所在地38公里，地处浑善达克沙漠腹地，与锡盟正蓝旗接壤。

其实在走进那日斯嘎查之前，我对这里一无所知。每天读书写作之余，我会刷刷短视频打发时间。有一天，在抖音平台刷到了一位蒙古族歌手宝音，宝音的长调短歌吸引着天南地北的粉丝。而他的直播标题显示：达日罕乌拉苏木那日斯嘎查哈登阿如姐。宝音在唱，我一边听一边好奇，那日斯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十分荣幸，此次采访的目的地，正是那日斯嘎查。那天，亦木干部阿斯如、高娃还有我，在鲁王城短暂休息后与那日斯嘎查的党支部书记、嘎查达斯琴高娃会合后，换乘一辆越野车，连司机一行五人开始穿越浑善达克，本地人管这叫沙窝子。

在我看来，大雪覆盖下的沙窝子根本没有路，司机却不懂不忙，一看就知道他经常进入这片沙地。万物复苏的春天，沙丘间的红柳、小灌木林才抽出嫩绿的枝叶，沙榆也才刚刚吐露出香甜的榆钱儿。然而，一场极端天气又让它们披上了白雪的戎装。嫩绿与雪白叠加，让这原本死寂的沙洲瞬间变成了童话世界。而我这个闯入者，却被这美景震撼住了，不想多说一句话，只想把看到的一切尽收眼底。

“沙窝子里边地形多变，路况复杂，沙丘、泥地、小河、小泡子众多，有很多野生动植物，风景特别美，每年都有越野爱好者过来穿越旅行。”斯琴高娃性格爽朗，说话爽朗。

汽车在颠簸中逐渐深入浑善达克腹地，走着走着，我却发现了问题。“为什么这里每户人家的距离都相距那么远呢？”我问斯琴高娃。“传统畜牧业主要是以草场定居，住的比较

分散，我们嘎查就有19个独贵龙。”听了斯琴高娃的话，我恍然大悟。心下去暗想，如果换成我，是否能忍受这种白云为伴，绿树为邻的寂寞生活呢？“这片沙窝子其实是冬营地，为了保护生态，我们的牧民都是轮牧的，冬营地是圈养，而夏营地放牧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四个月。”阿斯如接过去话茬。

我们知道浑善达克沙地是内蒙古四大沙地之一，经过20多年的生态治理，已从肆虐京津的沙源地，逆转为守护京津冀的绿色生态屏障。克什克腾入冬早，有时十月中旬那日斯就会被大雪覆盖，牛羊根本出不了圈，而夏营地要到6月中旬才可以放牧。每年那日斯人的冬营地加上禁牧期将近七个月，而治理工程项目区主要分布在牧民自家的草场里，为了保护生态环境，那日斯人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困难重重，但他们无怨无悔地执行着生态保护政策。

在被称为“生物基因库”和“活化石”的浑善达克腹地穿行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了希日塔拉独贵龙的毕力格图家。他家的这块牧场有个好听的名字“伊森那日斯”，汉译为“九棵松树”。

雪刚刚停，毕力格图正在清理门前积雪。虽然住在沙窝子里，但毕力格图的家一点也不马虎。位于左右两侧棚圈中间的一排砖瓦结构的主屋窗明几净。我正惊叹现在牧民的富裕生活，斯琴高娃却笑着说“我们嘎查还有四家住着二层别墅的呢！”好吧，现在牧民的生活都这么卷了吗！

进入屋内，地板砖擦的锃亮，墙上挂着的两张证书特别显眼，一张是赤峰市农牧业局颁发的“赤峰市示范家庭牧场”的证书，另一张是旗里颁发的。毕力格图的家庭牧场主要经营以传统手工艺制成的无添加无污染的奶豆腐、奶酒、奶皮子、图德、黄油等特色奶制品以及牛羊肉制品。他家产品远近闻名，不但在当地口碑卓著，还远销到北京、鄂尔多斯、呼伦贝尔、通辽等地。

“刚刚进沙窝子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手机没信号了。你们是怎么把产品卖到那么远的地方呢？”我非常好奇。

“我家通网络啊，产品都是通过微信卖出去的。”毕力格图的妻子萨日古拉年轻时尚一定是个美人，她一说话，耳朵上的金耳坠就一闪一闪地晃动起来。斯琴高娃说她曾经做过村干部，没结婚时就在达里湖边开过旅游点，思想超前，接受新鲜事物特别快，两口子都是新型牧民的典型代表。

“嘎查主要是畜牧业，以养肉牛为主，饲养的都是优质的肉奶兼用的西门塔尔牛。我们这共有40多户做奶制品的，除了他家，还有三家小作坊。产品当地消耗的有限，大部分都通过网上卖出去的。”听着斯琴高娃的话，忽然想到了用歌声宣传家乡的宝音，我们的牧民早已跟紧了时代步伐，在互联网+时代大放异彩。